

北方民族史译丛

契丹古代史研究

[日] 爱宕松男 / 著 邢复礼 / 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北方民族史译丛

契丹古代史研究

[日]爱宕松男 / 著 邢复礼 / 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丹古代史研究/(日)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4.7

(北方民族史译丛)

ISBN 978-7-204-13000-9

I. ①契… II. ①爱… ②邢… III. ①契丹—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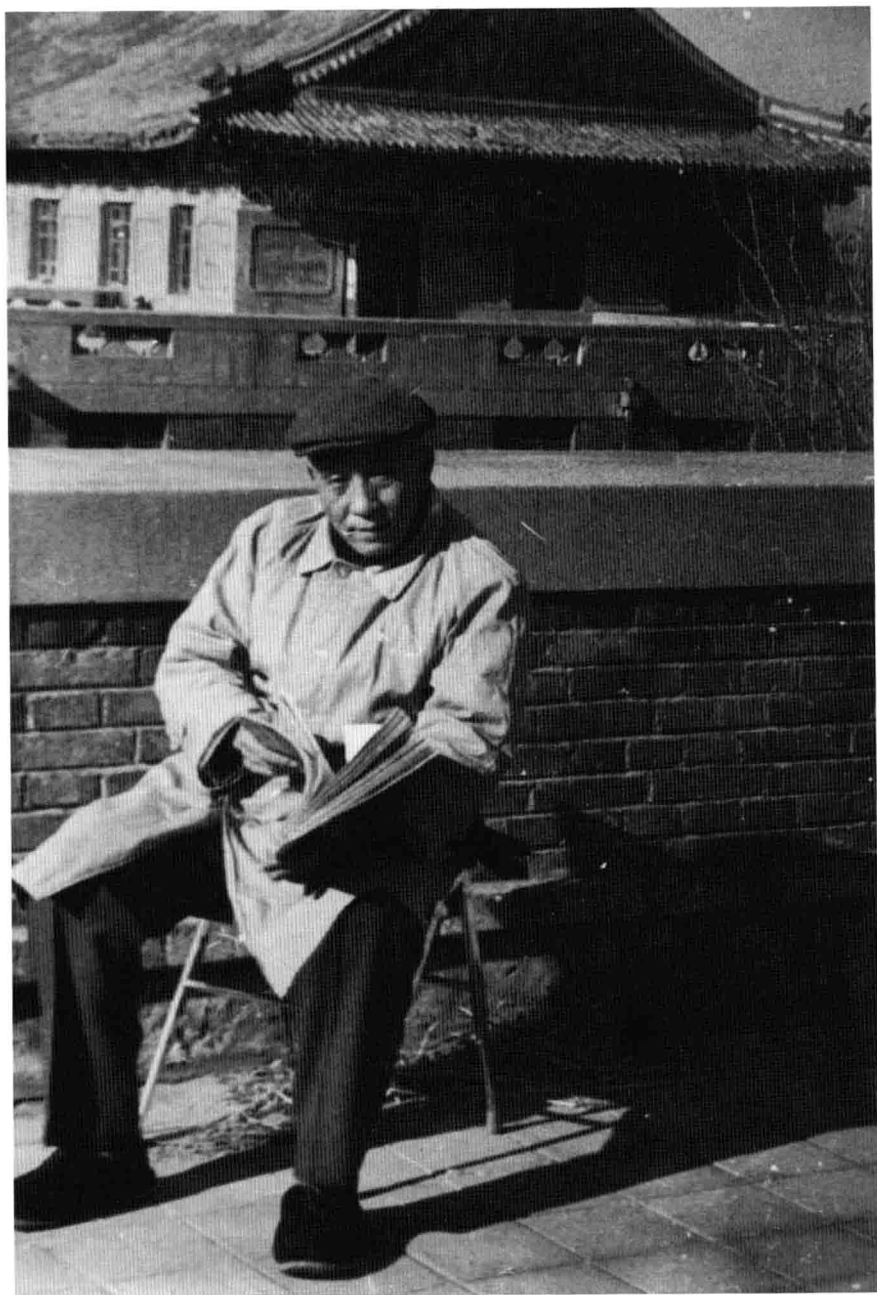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4178 号

契丹古代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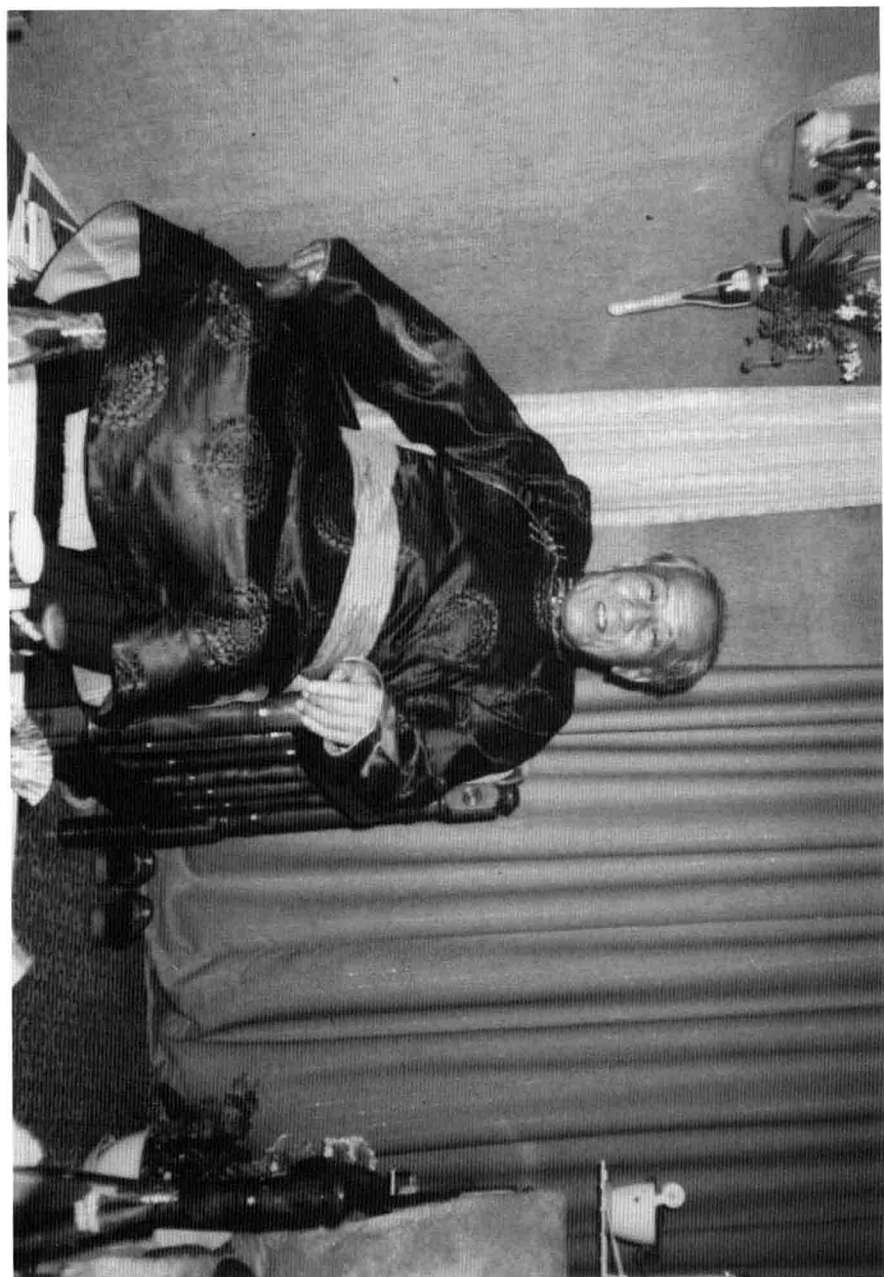


作 者 (日)爱宕松男
译 者 邢复礼
选题策划 樊志强
责任编辑 马燕茹 樊志强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64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3000-9/K·647
定 价 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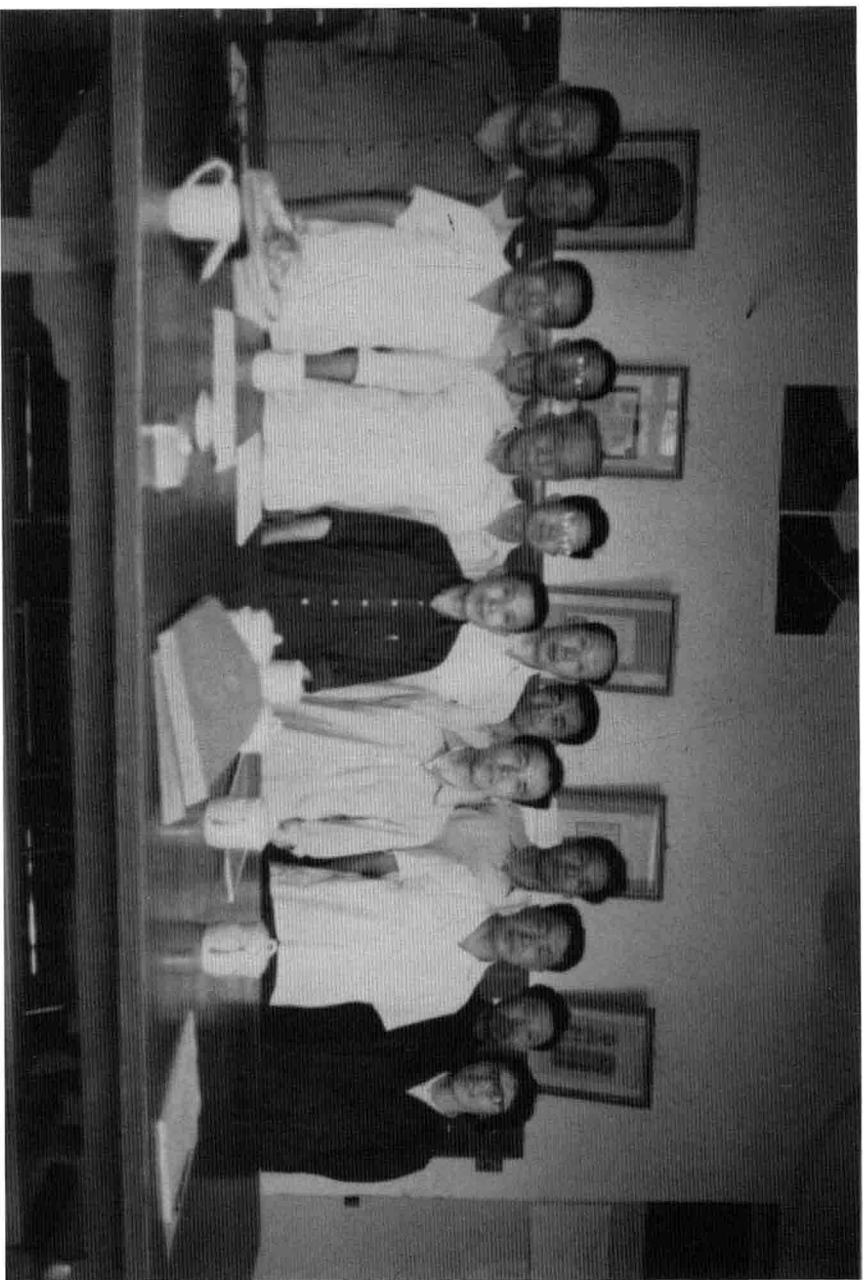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邢复礼先生197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照



邢复礼先生1983年访日照片



邢复礼（前排左三）与清格尔泰先生及蒙古语文研究室的同仁们在一起

序

所谓 Kitai 中国史书称之为契丹,是十世纪起,在华北,东北和蒙古地区建立征服王朝——辽国约二百年之久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在东北亚史的发展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他们在东北亚史上开创了第一个征服王朝,因而很早就引人注目。可是,关于契丹族的历史,一般说来,不确切之点颇多,其人种和语言系属,至今尚不明确,这是由于文献缺乏,特别是缺乏辽建立以前的契丹族史料,以至到现在未能很好地解决。人们依据的是《魏书》、《隋书》和新、旧《唐书》的简略记载,仅能由此窥见契丹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概貌。本书作者,对辽帝国有比较正确的理解,他着眼于建国前契丹族历史及其部族的形成,结构和发展,致力于探讨这些问题。

本书共由三编十一章所组成,要特别着重指出的是,作者对于古代北亚游牧部落有深刻的理解,又有社会学方面的素养,所以能把上述中国史料和散见于《辽史》的契丹族自己的传说,巧妙地加以揉合和对比,从而清楚地反映出契丹部族制社会的情况,在许多方面显示了作者自己的灼见卓识,解答了过去存在的疑问。例如他指出契丹部族自始至终都是由耶律、萧两姓组成的集团,他们之

间有一种半族结合关系,因而使史实与传说泾渭分明。此外,还有一点是在作为本书重点的第三编中,对于迄今为止几乎令人有架空感的遥辇氏 Kitai 的实在性进行了探讨。作者能将契丹方面的传说和中国方面的记载加以合理地对比,证明了一向使人视为空泛莫测的契丹遥辇氏确实存在,这说明作者着想新颖,识见卓越,应予以高度评价。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乃是契丹史研究方面的一座金字塔,我作为同行,实不胜喜悦之至!

昭和三十四年三月

田村实造

自序

自从符拉基米尔佐夫的遗著《蒙古社会制度史》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塞外史——北亚游牧民族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部著作不是以理论连锁为内容，也不是自始至终罗列一些枯燥无味的有关史料。正是由于这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史著作的问世，我们对蒙古族才开始具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后来我国的满蒙史学界，能够提出一些探讨女真和满族部族制社会的好论文，决不是偶然的。

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立志专攻蒙古史，对于这本书的问世，我也是很注意的。可是我往往迷于从事周密的史料工作这一表面现象，却未能掌握从根本上研究社会史的坚实方法，这样不仅是学习不彻底，而且是消化不良，结果是没有掌握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方法体系，而仅致力于运用其个别局部的方式方法，生搬硬套。

然而正如《蒙古社会制度史》的副标题所指出的那样，符拉基米尔佐夫的重点完全放在游牧封建制度这一方面。不过，对于封建制社会以前的氏族制社会，作者也有所顾及，当然，作者是采用了离开主题而加以叙述的方式。尽管符拉基米尔佐夫已表露了这样的看法，也不应就此理解为蒙古社会史中的氏族制在某种意义

上是很不明显的。因为氏族制的本质是与血缘有连带关系的，正如布洛克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封建特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古来就有，那是与封建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虽然如此，但它在封建制中，仍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既然能够反映游牧封建制的情况，符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是不应轻轻放过而等闲视之的。然而以《元朝秘史》及其姐妹篇《史集》为始，下及元、明、清三朝丰富的史料，有关大蒙古国建立以前的情况均记述甚少，从这一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史料的有限，给探溯氏族制时代造成了暗淡的前景，这个事实，是大家都很容易承认的。

我的研究是以契丹部族制社会为对象，虽然自己觉得并不全面，然而我尽可能把蒙古社会史的空白点加以填补，哪怕是一部分。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愿望着手进行研究的。成吉思汗是蒙古部的先辈，契丹作为他的同一族，过去曾建立国家——辽王朝。关于辽建国的部族制时代的传说，幸亏保存在《辽史·营卫志》这一历代中国正史所有的独特篇章。另一方面，有关其在部族形成以前所经历的漫长的氏族制时代，《魏书》以下各朝正史亦有所记述。正如卫特夫博士所说的那样，“有关契丹史的种种资料，可以说明成吉思汗以前几个世纪内亚洲各部族的形成、崩溃和再重建的情况，实在是不可缺少的史料”。

因此，我就把我的最初研究成果，以《契丹部族制研究》为题，在1952年发表于《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正如此又在目录中所表明的那样，那不过是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而且始终是对部族制作平面式的描述，并未说明其社会制度的结构，著述的发展经过，不能说是真正的社会史的研究论著。因此，我又同时以《契丹部族制的历史考察》为题撰写了续篇。这个续篇比前篇增加内容近两倍，未获允准同时发表，只好等待将来的机会。我在前篇大致说明了两个半族和八个部族复和体所组成的契丹部族二分体制，

考虑到如果不把平面图式的前延伸而与半族和图腾崇拜联系起来研究,那是很不充分的。因此,我便把续篇的发表暂时搁置,着手对图腾氏族——原始氏族加以探讨。1954年,我在大东洋史谈话会上发表的讲话,后来在1955年发表于《史林》的《契丹氏族制的起源和图腾崇拜》,其实就是这一研究成果。然而既以研究理论为主,如此扩展研究而不相应地增补历史考察,就显见失于均衡,这就是后篇之所以篇幅增多的原因。这样一个《历史考察篇》,若不用单行本形式是没有希望发表的。在1952年发表初篇之际,曾预告后篇亦将发表,然而数易寒暑,迄未实现。我曾一再向文部省申请出版补助费,原以为还要等待数年之久,没有想到本书现在可以付梓,这首先是要感谢恩师岩崎博士的大力支援,从交涉联系出版公司到筹措资用,无不有烦先生。本书得以早日出版,可以说都是先生所赐。本书付梓之际,复蒙学部长田村博士于公务繁忙中,抽空及时惠赐序文,畏友佐伯博士则在本书出版方面多所教益和襄助,在此也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昭和三十四年三月下浣

爰宕松男

于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

再版前言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无论对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辽代曾经创立了契丹小字和契丹大字,但是在 12 世纪末到 13 世纪初,契丹文字即失传。契丹文字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谜团。解读契丹文字不仅可以弥补《辽史》的缺憾,对于研究我国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具有鲜明的标示意义,而且有助于研究我国各北方民族的历史和语言。1971 年,我欣然聘请邢复礼(弗里)先生到内蒙古大学,开始了集中的、系统的对契丹文字的研究。1975 年,在内蒙古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领导的支持下,我建议成立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共有 5 人参加。邢先生是 5 人之一。邢先生蒙古名锡里居泰,汉名为复礼。在“文革”中为避讳而做弗里。早年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我之所以聘请邢先生参加,是因为我了解邢先生在语言学、历史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对辽金元史极为熟悉。要解读一种文字,是极为艰涩之事,需要其他门类的语言为基础,邢先生的汉语、蒙古语、日语都高人一筹,况且还会英语。这样的语言条件也是他人不具备的。为破译契丹文字,我常常出入于邢先生的家。他家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

院内,我坐在摆在辽金元史的书架前,先生的夫人热情地给我们沏茶,我们边喝茶边讨论契丹小字的破译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不只一次的探讨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竟废寝忘食……

在我们五人小组的共同努力下,作为研究成果的《契丹小字研究》于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契丹小字研究》共收入拓片9件,共400多条释读无误的词条,140个原字的读音,占原字总数的1/3,还讨论了24种语法成分。这项成果除了对于以往的契丹小字研究做了综述之外,所收的资料除了1949年前已经发表的《兴宗哀册》的抄本外,还有《仁懿哀册》册盖的拓本、《道宗哀册》册盖的拓本、《郎君行记》的拓片,还包括1949年后没有发表的《萧令公墓志》的拓片、《故耶律氏铭石》的拓片、《萧仲恭墓志》的拓片、《许王墓志》的拓片等。这些碑刻的总字将近1万,超过我国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辽陵石刻集录》和日本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庆陵》所收集资料总数的两倍。这部书的全部契丹小字按照一定的顺序编成《契丹原字索引》,对于契丹小字合成词中出现的位置和频率的统计结果做了说明。这个索引同时又是一部目前尚未有的契丹字典。《契丹原字索引》的制作较为繁复,他付出了格外的辛勤。邢老制作了4000多卡片,并且为我国创制的第一套契丹小字的字模书写了底样。契丹文字的结构较为复杂,铜模的底样要求正确、端庄,自然、美观。《契丹小字研究》上面书写的契丹小字,就是邢先生的墨宝。这部凝聚五人小组共同成果的著作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当时的研究资料和参考资料很少,对于攻读契丹文字的难度也更大。邢先生利用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娴熟的日语便利,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对于契丹的研究著作,其中包括:(1)对于契丹语的研究的论文和墓碑的考证;(2)对于契丹史研究的著作;

(3)其他有关的论文。其中爱宕松男的《契丹古代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爱宕松男的《契丹古代史研究》被日本学者田村实造认为是“契丹史研究方面的一座金字塔”。因为他研究的是辽朝建立之前古代契丹人的历史,而且致力于研究的是契丹部族的形成与结构,他指出契丹部族的耶律和萧两大姓氏存在半族的关系,并且证实了被人质疑的遥辇氏的真实存在。这部著作不仅对于研究古代契丹史、辽史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解读契丹语也有相当的参考作用。

在1975年契丹研究小组成立以后,邢先生与我商讨,决定翻译这部具有意义的专著,我坚决支持。先生为此殚精竭思,穷源溯流,有时为把一个词汇翻译得更为科学准确,不惜查阅数部词典和翻阅资料来验证。不懂日语、蒙古族语和通览史书,这部书是很难翻译的。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完成了这部著作的翻译。邢老扎实勤奋,一丝不苟、不图虚名,讲究实效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由邢老翻译的《契丹古代史研究》的出版和这次的再版,不仅能加深人们对于契丹史的了解,同时或许可以推动后人对契丹语言的研究。

清格尔泰

2013年11月12日

前 言

1956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东北内蒙古分组，来呼和浩特小住。下乡前有一番组织队伍、锻炼兵马的工作是不消说的，这期间认识了邢复礼先生和其他几位蒙古族的知名人士。邢先生为人爽朗开阔，声如洪钟，体似娇燕，知识渊博，析理入微，见解深透，而对蒙古近、现代历史上的人与事，尤为详悉。还写得一手好字，在何绍基的路子上揉进了自己的风格。当时他已是50开外的人了，是长辈，对于我这个初入草地，准备学习蒙古历史的人来说，却视同幼弟，茶余饭后，为我讲解蒙古的一切，细至衣食住行，下乡注意事项等等。良师益友，不过如此。后来从侧面打听，才知道他是蒙古族早期的留日学生，受正规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他对史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有广泛的兴趣和较深的造诣，不但兼通蒙汉文，日语、英语也是顶好的。

1962年结束了对内蒙古的调查，但经常来往于北京、呼和浩特间，与先生虽有过从，谈话的机会却少了。可是，每当思念那一段生活时，他的音容笑貌，总浮现在我的面前，邢老给人的印象太深了。

80年代初的某一天，在中央民族学院礼堂前偶与邢老相遇，问

他何干？回答看电影。我想：此老兴趣可谓广矣，游兴可谓大矣，为了一场电影，竟不惜跑十多里路。当然，也显出了他的精神抖擞、身体健壮。这时，他已近古稀之年，只比过去多了几茎白发而已。我又从旁打听，他的女儿邢莉也在民院工作，与我同事，原来他寻娱乐，只是探亲的附属物。

既然与邢莉在一个学校工作，又住在一个院子里，且是近邻。老人出城时常来我这里坐坐，我也到邢莉家看望老人。此时，他正与清格尔泰等几位学者钻研契丹文。说起契丹文，我与它有过一段小小的姻缘。大约是 1965 年的某月份，亡友徐宗元介绍黄振华来看我，并带了他抄写、整理的契丹卡片，因为我过去摸索过一点这方面的问题，知道这方面的难关难于突破，便就此住了手。谁知时隔不久，邢老与清格尔泰几位的研究成果问世了，其成果的秘诀之一，是他们都懂语言学，懂古老的、现代的蒙古语、达斡尔语等等，具备突破难关的条件。这时我不单将老人视作前辈，视作蒙古学的活字典，而且尊重为有建树的专家了。

在解读契丹文工作中，邢老为契丹文制作了数千张卡片，摹写了我国第一份契丹文铜模的底样，自然这是因为老人嗜好书画，本身是位书法家。因为研究契丹文而必须了解契丹及其有关民族的历史，为此老人又翻译、校对了 30 余篇学术论著，今天出版的《契丹古代史研究》即属其中的一部，自然这又是利用邢老熟悉汉语、外语的便利。

爱宕松男此书出版于 1959 年，在契丹史的研究上，有着一定的贡献，它较为详尽地探讨了辽朝建立前契丹人的历史及其部族的形成、结构和发展；它又较为详尽地考证了形成契丹族的耶律、萧氏两大部落，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半族”结合的关系；它还较为详尽地叙述了契丹遥辇氏的存在等等，许多方面超越前人，是一部值得国人阅读的专著。学术研究者有国界，而学术研究没有国界（持

有偏见者除外)。介绍国外有成就的学术著作,是我国出版界的一项任务,可是完成得不算好,愿因爱宕氏《契丹古代史研究》汉译本的出版,带动这方面的工作,用“刻不容缓”四个字来说明它的紧迫性,是恰当的。

邢复札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因此他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在内蒙古政协任职期间,他收集和撰写了《内蒙古建筑史资料》,承担了《大盛魁》史料的组织和编辑工作,还为《内蒙古文史资料》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为该刊亲自撰写了《贡桑诺尔布》等文。

邢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5 年有余,而《契丹古代史研究》的出版终于有望了。死者可以瞑目于九泉之下,而生者可以借助这部译稿较为详尽地了解一个外国学者对契丹古代史的研究。

贾敬颜

1987 年 8 月 25 日